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十二回 墜樓人珠沉玉碎

詩曰： 母命難違主托行，樓前拚墜水同情。今宵玉碎珠沉後，他日皇封誥命榮。

噫！東鄰西舍，你們還敢狂言麼？快些出來看看，迎娶孟小姐的花轎過了！

一邊笑語一邊行，左右鄰居不作聲。執事紛紛迎得快，霎時彩轎已臨門。三聲花炮新人到，直入侯門方始停。開轎完時扶小姐，喜娘扶出假千金。賦詩又請劉奎璧，國舅此時喜滿襟。回眼偷看新婦貌，儼然是，鳳冠霞帔一夫人。生喜氣，動歡心，並立紅氍已近身。劉國舅，滿面春風都得意。孟千金，一腔怨氣轉傷心。這一個，蟒袍玉帶風流客。那一個，鳳襖湘裙美麗人。天地參完交拜畢，欽差祁相已登廳。居中端坐金交椅，他本是，奉旨為媒分外尊。八拜完時方拱手，贊一聲，郎才女貌好婚姻。廳前退出祁丞相，屏後方邀顧太君。蟒服朝裙多福相，端居右首坐高廳。東邊虛設劉侯位，兒媳登氍把禮行。顧氏夫人心喜悅，立還半禮叫平身。諸親長輩都參過，郡主方才出畫屏。輕襯衣衫偏雅麗，淡妝珠翠倍娉婷。江媽扶出高廳上，姑嫂齊肩見禮成。燕玉芳心微喜悅，不期孟氏果重婚。少華若有升騰日，正室還該讓我尊。非是奴家生妄想，麗君已作我家人。不言郡主心中事，且說劉郎暗喜歡。一見新人行禮久，相憐鳳足必然疼。欲呼左右端交椅，猶恐諸親動笑聲。正在躊躇無主意，笙歌送入洞房門。望明樓上交杯飲，國舅從中見玉人。月貌花容迷眼色，恨不得，登時攜手喚卿卿。端詳正是樓中女，微覺桃顏似帶嗔。正在留連難割捨，外邊相請去陪賓。亂哄哄，登時女眷相同至，要看新人笑語頻。只見金鈎懸繡幔，牙床端坐美佳人。珠冠掩映芙蓉面，鳳履低藏水浪裙。佳麗身材添嫵娜，妖嬈體態更玲瓏。低頭垂袖牙床坐，渾似仙娥降彩雲。女眷同聲齊贊好，真正是，有才貌一夫人。多姣郡主芳心想，未算傾城第一名。她比奴家無上下，自然還有再高人。然雖如此風流貌，也算風流迥出群。郡主暗思評美色，早聞傳請飲杯巡。諸親百眷齊出，相遜新人孟麗君。映雪此時羞更怒，銀牙暗咬皺眉痕。恨不能，尖刀立斬劉奎璧，做個三貞九烈人。無奈喜娘催得緊，抬身又出洞房門。畫堂遜席忙安座，首席應推孟麗君。玳瑁屏閃燈光亂，珍珠簾捲篆煙輕。梨園演戲紛紛鬧，席散之時末點燈。新婦入房更便服，卸冠解帶略消停。羅幃深處端然坐，百果香茶飲一巡。郡主相陪同敘話，低低含笑啟朱唇。奴家久慕才名重，今日何緣幸識荊。賢嫂肯垂珠玉教，我當他日拜先生。閨幃常伴須同意，書案相親要一心。詩集文章攜到否，奴家可惜不知聞。家兄也算通文墨，閨閣吟哦久有名。夫唱婦隨從古說，哥哥有福配才人。望明樓靠昆池水，春夏秋冬景致新。賢嫂幾時如賞玩，要求佳作見胸衿。新人見說抬頭看，細視多姣亦暗評。我看佳人劉燕玉，溫存不像出奸門。彼雲樓靠昆明水，定要留神記在心。如若少停難下手，竟將一命喪池中。既為玉潔冰清女，死入寒波也不渾。映雪心中存主意，輕輕回答吐鶯聲。姑娘羞喚稱賢嫂，奴有何才敢擅名。得晤芳容真萬幸，還祈照指在尊門。昆池風景從來好，此地何妨靠水濱。如若與樓離不遠，欲求一玩解胸衿。多姣郡主含笑，連說奴家引導行。就在後間樓上望，山光水色最分明。言完款步慇懃請，映雪相隨緩緩行。一到後樓抬首看，明窗淨幾絕滅塵。推開朱■春風拂，倚望滇池景致新。綠水滔滔圍繞岸，青山疊疊出層雲。晚霞微露纖纖月，濃樹高遮隱隱禽。織女機絲留勝跡，石鯨鱗甲見奇形。流泉不斷千條碧，野草無邊兩岸青。一望寒波清到底，今朝好作赴冥人。蘇娘不覺心如裂，偷把香羅拭淚痕。暗叫一聲奴如苦，原來此命喪池濱。拋下了，中老母來尋死；真正是，薄命紅顏第一人。皇甫郎君知道否，奴家不負夢中盟。佳人心內如刀絞，眼看滇池暗淚淋。就在窗前交椅坐，遲挨不進洞房門。只聽外面靴聲響，國舅掀簾向裡行。便服方巾冠帶換，風流瀟灑一郎君。含情步近樓窗下，滿面春風啟口雲。我說妹從何處去，原來在此玩昆明。晚風寒冷羅衣薄，可閉樓窗向外行。郡主笑言忙問嫂，此時可要掩窗稜。少年國舅微微笑，醉眼惟觀美麗君。映雪登時紅了面，低頭無語動嬌嗔。於時郡主站起身，含笑相辭竟自行。樓上只存劉國舅，回觀花貌動春心。忙進步，就開聲，賣弄風流叫愛卿。昔日奪袍曾見面，隔花陰，秋波相盼最關情。天公不肯成人美，反使宮袍屬別門。皇甫披衣參岳父，下官低首喪名聲。那時候，芳卿還在樓中看，大抵賢妻也不平。一自樓窗相見後，可憐幾度暗銷魂。夢魂常共香肩並，恍惚渾疑玉步臨。變幻成婚三四次，醒來依舊擁孤衾。冰人因念相思苦，與你從新係赤繩。盼得一封丹詔下，果然花燭見芳卿。天長地久為夫婦，何必含羞不做聲。望乞窗前同一語，也教滿我鳳年心。言完欲扯香羅袖，映雪其間不敢停。暗想尖刀拿不得，劉奎璧，身長力大是將軍。今朝只好投池死，辱罵冤家解解恨。映雪佳人思到此，沉香椅上便抽身。一皺蛾眉生惡計，雙睜鳳眼發嚴嗔。銀牙亂連連響，婉轉新鶯喝一聲。

！劉國舅，還不退開！誰是你的芳卿妻子？欺心的賊子，爾聽我道來！

當年比武奪官袍，你就該，量力而行免自招。既是不能三箭中，有何嫉妒氣難消。身為世子傷天理，你想花園為甚燒。若不是，皇甫少華逃得快，就在那，小春庭內赴陰曹。一番不遂當追悔，可恨你，又把奸謀惡計調。也不知，怎樣私通彭撫院；害得他，一門拿解要吞刀。這些餘事休多說，為什麼，請旨前來降禍苗。啊唷仇人呀！奴本官家品不低，重婚兩字豈容提。只因難逆君王旨，忍氣吞聲擠一軀。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怕你，前程不保要低微。奪人姻眷該何罪，舉火行兇可是虛。孟麗君，今日到來拚一死，狂夫速退莫遲疑。佳人言訖花容變，看了看，兩扇樓窗要躍身。罵得個，國舅登時紅了面，雙眉倒豎怒沖虛。

啊唷孟麗君潑婦！你竟敢這般惡罵，俺劉奎璧有何短處，反被你這賤人如此胡言！

司馬門楣一女郎，有何尊貴就猖狂。像你這，無廉恥的妖嬈女，該配那，背國忘家反叛郎。小小才名天子喜，方才賜配結鸞鳳。俺本是，奉君聖旨成夫婦，說什麼，作惡行兇罪怎當。好好從今休使性，夫妻依舊不相傷。榮華富貴須知足，難道說，倒想吞刀在法場。國舅之言猶未盡，氣壞了，三貞九烈一蘇娘。

啊唷匹夫呀！我孟麗君今日到來，願拚一命，少不得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奴家捨命在樓中，與你冤仇不放鬆。人世不留輕薄命，冥君應念苦哀哀。靈魂不散朝朝繞，怨氣難消日日攻。拚此一身全了節，鬧得你，人亡家敗眼前中。仇人如苦難憑信，看一看，暗佩臨期行刺鋒。烈女言完回玉腕，尖刀一拔起寒風。喝聲爾看平空擲，打中劉家國舅容。奎璧說聲來不得，遮攔不及面皮紅。但只見，一聲悲喚不遲延，跳出樓窗兩扇中。翠袖飄揚遮粉面，湘裙招展動金蓮。悲切切，紅愁綠暗登時終，慘淒淒，玉碎珠沉頃刻間。一閃芳形拖不及，只聽得，平空響亮落流泉。望看江上無人影，不見了，一位瑤台閬苑仙。奎璧一人心大駭，霎時間，魂靈直上九重天。

啊唷不好了！孟麗君墜樓死了！

高聲喊叫望清流，只見那，綠水翻天起浪頭。翠鬢紅顏覷不見，寒風凜凜一天秋。窗前嚇倒劉奎璧，大叫狂呼趕下樓。僕婦喜娘齊亂走，戰兢兢，都來扯袖問情由。劉國舅，雙靴亂頓容顏變；喊一聲，孟府千金墜了樓。婦女喜娘齊喊叫，紛紛喧嚷至前頭。夫人正欲查根底，猛聽得，奎璧悲呼道事由。休怠慢，勿遲留，人命關天禍不休。家將家人何處去，快些救命駕飛舟。夫人聽說魂飛散，看了看，奎璧顏紅兩淚流。驚呼孩兒休著急，有何大事這般憂。成親好好迎新婦，端的是，哪個投池要駕舟？國舅驚疑猶未定，喘吁吁，從頭至尾訴情由。夫人見說容顏變，只嚇得，兩手如冰冷汗流。抖倒中堂難動轉，劉奎璧，心慌只得自鋪謀。

話說劉奎璧飛到前廳，傳集家丁家將，速駕小舟下昆明池撈救麗君小姐。隨後與太夫人等，同到樓上相看動靜。這時節，劉燕玉也得知了，忙忙地與江媽同到外邊來。

多姣著急款金蓮，淚盈盈，歎息佳人一命捐。守節捐身存大義，墜樓捨命赴清泉。麗君今日能如此，倒只怕，燕玉他年也這般。果若終身重許字，奴怎肯，輕忘畫扇舊姻緣。我如日後同遭此，好和你，魂魄相依在九泉。燕玉傷心垂痛淚，恨不得，放聲大哭叫嬋娟。忙忙來到高樓上，倚在窗前向外觀。顧氏一觀劉燕玉，含嗔連啣女紅顏。哥哥好好成婚配，誰要你，忽引她來在此間。此刻墜樓投了水，孟家討命你償還。令人見了多添氣，快快離開我面前。奎璧含嗔雙跌腳，睜眉怒目罵嬋娟。滇池風景常常見，有甚稀奇約彼觀。此刻麗君投了水，說不得，官司要你一身擔。言完切齒重重怒，恨不能，按倒樓中打幾拳。氣壞佳人劉燕玉，通紅

粉面淚如泉。江媽私扯尖尖手，連勸千金耐了言。當下眾人齊遠看，只見那，飛舟數隻扯輕帆。其時已是黃昏候，這一派，火把燈球照滿天。亂點長橋行水面，齊登闊板布缸邊。喊聲遙動滇池水，只望清流仔細瞻。正在匆忙撈救處，忽然間，亂風大作黑漫漫。岸邊綠樹呼呼響，池內清波滾滾翻。百尺浪頭衝碧落，千層雲氣鎖寒山。天旋地轉星辰暗，鬼哭神號宇宙顛。幾隻飛舟撐不住，忽斜忽正忽將翻。狂風吹得團團轉，叫苦呼悲活命難。一個潮頭來得猛，望明樓上水漫漫。夫人遍體淋漓濕，國舅渾身透了衫。燕玉佳人朝後退，說聲不好花容變。清波激上芙蓉面，洗透桃腮分外鮮。顧氏夫人連叫苦，孟家小姐救應難。快些傳諭休撈取，免得他們翻了船。一到黎明前去報，看她父母有何言。倘若要討親生女，我就將，燕玉賠還大禮完。郡主聞言心內急，淚汪汪，向前扯住叫慈萱。女兒愚昧無知識，怎曉她心似這般。若將奴欲賠孟府，使孩兒，有誰痛顧有誰憐。母親且看爹爹面，寬恕無知在幼年。郡主言完先痛哭，就將拂袖下樓中。奎璧含嗔睜怒目，說道是，你來無事速歸房！啼啼哭哭真堪厭，弄得人，主意全無心愈慌。郡主生嗔羞又氣，就同乳母轉回還。於時國舅慌忙出，獨坐高廳把命傳：速速回舟休怠慢，狂風捲浪恐翻船。家丁家將回船走，頃刻間，浪息風平不似前。奎璧淒涼廳上坐，思前想後怒衝冠。啊唷氣死我也！用盡機謀用盡心，將成復敗可傷情。今朝眼見成連理，又誰知，孟女投池喪了身。不得遂心諧鳳侶，還當設計解冤情。這本是，洞房吉慶良宵夜，變做了，人命干連大事情。思想起來真可恨，劉奎璧，生而不過枉為人。正然切齒磨牙處，家將前來復主人。都說水中撈不起，多應流向別方行。當時奎璧重回後，氣惱交加面又疼。只見伴房雙僕婦，佯呼假哭叫千金。夫人反作慫勸，再四相央始住聲。此夜夫人全不睡，專專只等報凶音。移時已是黎明瞭，立遣家丁趨進城。更及陪房雙僕婦，急忙忙，兩乘小轎去如風。夫人國舅心神亂，怕只怕，孟府親丁闖上門。慢表劉家擔恐懼，且談僕報凶音。紛紛趕到尚書府，天色平明日已升。內外之人俱已起，亂哄哄，梳頭洗臉取茶吞。兩房僕婦忙忙進，跪報尚書太太聞。氣喘吁吁言一遍，登時嚇倒合家人。孟公司馬雙靴頓，韓氏夫人兩淚傾。堂內放聲齊大哭，哭一聲，癡兒何故便輕生。其間嚇死蘇娘子，又是悲來又是驚。

啊唷姑娘呀，你怎麼投池死了！

御賜成婚不算低，侯門作配有威儀。何懵懂，怎癡迷，竟墜高樓喪身軀。乳哺三年空費力，依隨數載便分離。我只說，姑娘已了終身事。到今朝，一旦風波好慘淒。何故癡心癡到此，輕將性命赴溝渠。乳娘哭得心如裂，淚似珍珠透了衣。口叫姑娘心罵女，小冤家，今朝死得好希奇。你非皇甫門中女，就何妨，做了劉家國舅妻。無是無非尋了死，窮人福薄少根基。想來命苦難消受，因此上，鬼使神差喪了身。我倒十分心喜悅，只說你，得歸好處是便宜。誰知一旦知凶信，好教我，快活心腸變慘淒。死得不當誰惜你，自將性命伴馮夷。乳娘跌足連聲恨，氣苦交加哭又啼。翰院夫妻齊曉信，章飛鳳，大驚失色歎蘇姬。啊唷可憐呀！怎生主意一些無，墜下高樓跳下波。人命事情非小可，須當及早快鋪排。待奴鬧到劉侯府，也使劉家懼怕吾。然後公公申一表，要他償命待如何。章飛鳳，蛾眉倒豎先生氣。孟嘉齡，冷笑連聲主見疏。俺本是，司馬門中非下等，比不得，世間農父與村夫。私情官斷從公論，何必要，打到劉門索小姑？孩子出花鬚照管，我勸你，積些陰德與魁哥。片言阻住章飛鳳，少夫人，不敢多言逆丈夫。

話說當下孟尚書夫婦打點同行，吩咐外邊準備轎馬。韓氏夫人歎口氣道：蘇娘子，我與你都一般的苦命。小姐私逃也還說是守節不重婚，卻也罷了。怎麼映姑娘又要行此短見？就是小姐的仇人，你卻與他無冤，何必得墜樓自盡？如此癡心，這也是我家害了她。蘇娘子，你休悲傷，少不得在我這裡養你的天年。

寶氏含悲淚似麻，連呼太太此言差。癡心薄福應該死，怎說夫人害了她。主母自寬休痛哭，願只願，千金有日轉回家。若言映姐捐身事，我只當，我本無生這女娃。倒要主人劉府去，這番唇舌費喧嘩。寶氏乳娘深恨女，尚書夫婦自嗟呀。報聲轎馬都齊備，頃刻間，亂亂哄哄出了衙。

話說孟司馬高乘寶馬，擁護的是八個家丁。韓夫人獨坐魚軒，跟隨的是四名僕婦。滔滔不斷，一直向劉府而來。